

《逆流的星刻鐘塔》

Chronicles of the Retrograde Tower

Chapter 1 & 2 Draft

第一章：廢鐵與黃金的交響曲

1. 鐃蝕的法則

鐵灰色的天空壓得很低，像是一塊隨時會坍塌的巨大鉛板。這裡是第13號遺蹟都市，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，連風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機油與腐爛鐵鏽的氣味。

凱爾（Kael）屏住呼吸，身體緊貼著半塌陷的混凝土牆。他的防風鏡上滿是刮痕，透過模糊的視野，他死死盯著前方十米處的獵物——或者是獵人。

那是一頭「鏃蝕狼」。

這東西大概曾經是一匹野狼，但現在它的一半身體被不知名的古代機械強制取代了。暴露在外的暗紅色肌肉纖維與還在轉動的黃銅齒輪糾纏在一起，原本是一隻眼睛的地方，現在鑲嵌著一顆不斷變焦的紅色攝像頭。它發出「嘶嘶」的散熱聲，口中每一次呼吸都噴出一股高溫蒸汽，下顎那兩排鋒利的電鋸獠牙正在緩慢旋轉，發出令人牙酸的摩擦聲。

凱爾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。掌心佈滿了陳舊的傷疤和黑色的油汙，那是他在這個廢墟世界生存至今的證明。

「三秒。」他在心裡默唸。這是極限。

他的能力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，被公認為是最垃圾的一種——既不能像強化係能力者那樣一拳打碎岩石，也不能像元素系那樣憑空生火。他只能讓觸碰到的非生命物體「停滯」那麼短短的幾秒鐘。用來開鎖或許不錯，但在戰鬥中？那簡直是在找死。

但對於凱爾來說，這三秒，就是生與死的界線。

鏃蝕狼的紅色電子眼突然轉動，鎖定了凱爾藏身的水泥柱。警報聲響起，它後腿猛地一蹬，地面瞬間崩裂，龐大的身軀像一顆出膛的砲彈般撲來。

凱爾沒有退縮。相反地，他算準了時機，像一隻靈巧的黑貓從掩體後滑出。

距離五米。狼的電鋸獠牙發出尖嘯。

距離兩米。他能聞到那股濃烈的血腥味和潤滑油燒焦的臭味。

距離十公分。

就是現在！

凱爾側身閃過那足以撕碎鋼板的咬合，左手護住頭部，右手如閃電般探出，精準地按在了鏃蝕狼前肢那個暴露在外、高速旋轉的主傳動軸上。

他的瞳孔瞬間收縮，一圈灰色的光暈在他眼中炸開。

「停滯（Glitch）！」

世界依然在運轉，風依然在吹，但唯獨凱爾指尖接觸的那根直徑五公分的鋼軸，在這一瞬間完全違背了物理法則，急劇靜止。

慣性是這個宇宙最無情的殺手。

鏽蝕狼重達三百公斤的身體還在以時速八十公里向前衝鋒，但它的核心傳動軸卻在比眨眼還快的時間內被迫歸零。兩種絕對衝突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爆發。

「崩——！！」

一聲令人頭皮發麻的金屬撕裂聲響徹廢墟。

那根堅硬的合金鋼軸瞬間扭曲、崩斷。連鎖反應像洪水般發生——齒輪崩飛，機械臂因受力不均而反向折斷，高速旋轉的電鋸碎片像是散彈槍一樣向四周炸開。

鏽蝕狼發出一聲不像生物的慘叫，龐大的身軀在半空中失去平衡，重重地砸在地上，翻滾著撞進了一堆廢鐵中。火花四濺，黑煙滾滾。

凱爾被衝擊波掀翻在地，他在地上滾了兩圈卸去力道，迅速起身，手中的刺刀毫不猶豫地刺入了狼僅存的有機心臟部位。

怪物抽搐了兩下，電子眼的光芒閃爍了幾次，終於熄滅了。

凱爾大口喘著氣，額頭上的冷汗滑落，滴在滾燙的地面上瞬間蒸發。他感覺肺部像吸入了燃燒的炭火一樣灼痛。

「又是……勉強活下來的一天。」

他自嘲地笑了笑，聲音沙啞。他熟練地用刺刀撬開狼的頭部，挖出了那塊指甲大小的藍色核心晶片。這東西在地下聚落能換到三支淨水濾芯，或者一塊合成肉排。

正當他準備轉身離開時，狼腹部的殘骸中有什麼東西反光了一下。

凱爾皺了皺眉，走過去撥開焦黑的電線。

那是一枚懷錶。

它躺在一堆油汙和碎肉中，卻顯得格格不入。金色的外殼沒有一絲劃痕，精緻的花紋像是某種古老家族的徽章——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，環繞著一座尖塔。這種工藝絕對不是這個時代的產物，更像是幾千年前傳說中「黃金時代」的遺物。

凱爾撿起懷錶。指針是靜止的，永遠停在十二點整。

但他感覺到了一股微弱的溫度。不是機械過熱的燙手，而是一種……彷彿裡面有心跳般的微溫。

不知為何，凱爾覺得心臟漏跳了一拍。他將懷錶擦乾淨，鬼使神差地放進了貼進胸口的內袋裡。

「也許能賣個好價錢。」他對自己說，儘管他知道，在這個廢鐵世界裡，不能吃的東西通常一文不值。

2. 金色的牢籠

而在這個世界的另一面——或者說，另一個時間點。

陽光是金色的。不是那種透過灰塵過濾的慘白陽光，而是純粹、溫暖、彷彿流淌著蜂蜜般的金色陽光。

這裡是奧拉西歐（Oracío），浮空於雲海之上的千塔之都，魔法文明的頂點。

「艾莉西亞小姐？艾莉西亞小姐！」

一聲略帶尖銳的呼喚將艾莉西亞（Elise）拉回了現實。

她猛地回過神，發現自己正坐在家族的「水晶空中花園」裡。四周是盛開的伊甸玫瑰，每一朵花瓣上都閃爍著恆定的露珠光澤——那是用「水元素恆定術」維持的完美狀態，即便過了一百年也不會凋謝。

面前的圓桌上擺滿了精緻的瓷器和三層點心架。幾位穿著華麗禮服的貴族少女正用扇子掩著嘴，眼神中帶著幾分探究和幾分嘲弄地看著她。

「真是的，您又走神了嗎？」說話的是伯爵家的次女，她正用小銀匙攪拌著紅茶，杯中升起的熱氣自動形成了一隻優雅的天鵝形狀，「我們剛才在討論下週的皇家舞會，聽說二皇子也會出席呢。」

艾莉西亞低頭看著自己的紅茶。她的倒影在深紅色的液體中晃動——銀白色的長髮，紫羅蘭色的眼睛，那是「觀星者」家族引以為傲的血統證明。然而，對她來說，這身繁複的蕾絲洋裝就像是一具精美的枷鎖。

「抱歉，我……」艾莉西亞試圖擠出一個得體的微笑，「我剛才在思考關於圖書館裡那本古籍記載的歷史……」

空氣瞬間冷了幾分。

「哎呀，又是那些古老的東西？」另一位少女掩嘴輕笑，「艾莉西亞小姐總是喜歡這些……不切實際的傳說。什麼『地面世界』，什麼『機械怪獸』，那都是嚇唬小孩子睡前故事罷了。」

「我聽說，」伯爵次女故意壓低聲音，但音量剛好能讓周圍的人聽見，「觀星者家族的小女兒患有『魔力感知失調症』，經常會看到一些不存在的幻覺……真可憐，明明出身這麼高貴。」

艾莉西亞握著茶杯的手指微微發白。

不是幻覺。她在心裡吶喊。

那些聲音，那些畫面，是真實的。她曾經在鏡子裡看到過一個滿是廢墟的世界，看到過天空是灰色的，看到過人們為了爭奪一滴水而互相廝殺。那不是瘋狂的臆想，那是……一種求救訊號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強烈的耳鳴突然襲擊了她。

「滋——滋——」

世界彷彿被干擾的信號，畫面出現了重影。

艾莉西亞眼前的精緻茶杯突然變了。一隻粗糙的、佈滿傷疤和黑油的手，跨越了空間的維度，憑空「重疊」在了她的視網膜上。那隻手顫抖著，抓住了茶杯的把手。

她甚至能聞到那股刺鼻的鐵鏽味和……血的味道。

「不……」

艾莉西亞驚恐地瞪大眼睛，本能地向後退。

「哐啷！」

椅子翻倒，精美的骨瓷茶杯摔在地上，粉身碎骨。熱紅茶潑灑在她昂貴的裙襬上，像是一灘觸目驚心的血跡。

花園裡的談笑聲戛然而止。所有的目光——驚訝的、嫌惡的、憐憫的——都像針一樣扎在她的身上。

「艾莉西亞！」遠處傳來母親嚴厲的斥責聲，「妳又在發什麼瘋？太失禮了！」

艾莉西亞感到呼吸困難。那隻充滿絕望的手的殘像還殘留在她的視網膜上。

「我……我身體不舒服。」

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抑的完美。她提起沉重的裙襬，甚至顧不上貴族的禮儀，轉身衝出了花園。

她奔跑著，穿過金碧輝煌的長廊，跑過那些用魔法懸浮的雕塑。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但她強忍著不讓它落下。

她不是瘋子。

她一定要證明，她看到的那個絕望世界，是真實存在的。

她的腳步最終停在了家族莊園最偏僻的角落——那座被封鎖的古老高塔前。只有在這裡，在這些塵封的故紙堆中，她才能找到一絲歸屬感。

推開沉重的橡木門，灰塵在光柱中飛舞。艾莉西亞喘著氣，背靠著門板滑坐在地上。

「如果那裡真的有人……」她抱著膝蓋，喃喃自語，「求求你，告訴我想法是對的。」

3. 跨越千年的電流

時間：深夜 / 黃昏。

地點：第13號遺蹟都市，凱爾的地下藏身處 / 奧拉西歐，古塔頂層。

這是一種奇妙的同步。

在未來的廢墟地底，凱爾坐在堆滿零件的工作檯前，昏黃的燈泡忽明忽暗。他手裡拿著那枚從狼肚子裡剖出來的金色懷錶，正用一把精細的螺絲起子試圖撬開它的背蓋。不知為何，他總覺得這塊表的內部結構在呼喚他。

在過去的雲端高塔，艾莉西亞爬上了塔樓的最頂層。她在雜亂的雜物堆深處，發現了一塊被厚重絨布蓋住的東西。她掀開絨布，揚起一陣灰塵。那是一座巨大的落地古鐘，鐘擺早已停擺，但鐘面上刻著的圖案——銜尾蛇與尖塔——讓她心頭一震。

那和她在幻覺中看到的某個符號一模一樣。

「滴答。」

一聲清脆的秒針走動聲，同時在兩個人的耳邊響起。

凱爾手裡的動作停住了。懷錶明明還沒修好，但指針卻自己跳動了一下。

艾莉西亞屏住了呼吸。面前這座已經壞了幾十年的古鐘，齒輪突然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呻吟。

「滴答。滴答。」

聲音重疊了。頻率同步了。

凱爾感覺周圍的空氣變得粘稠，就像是他發動「微觀停滯」時的感覺，但這次範圍不是指尖，而是整個房間。鐵皮牆壁開始變得透明，露出了背後不該存在的景象——一排排高聳的書架，和窗外耀眼得刺目的藍天。

艾莉西亞感覺周圍的空間開始扭曲，像是水面上的倒影被打亂。古老的石牆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金屬板，還有窗外那令人絕望的灰暗廢墟。

兩個時空，在這一刻，因為某種未知的契機，發生了奇蹟般的「疊加」。

凱爾猛地站起身，手裡的螺絲起子掉在地上。他震驚地看著前方。

在他的工作檯對面，原本是空無一物的空氣中，慢慢浮現出一個發光的人影。

那是個女孩。

她穿著他從未見過的乾淨且華麗的衣服，銀色的長髮像瀑布一樣流淌。她的眼睛紅腫，似乎剛哭過，但那雙紫羅蘭色的瞳孔即使在淚水中也顯得如此清澈。

艾莉西亞捂住了嘴，不敢發出聲音。

在她面前，出現了一個渾身散發著鐵鏽與血腥味的少年。

他穿著破爛的皮夾克，臉上沾滿了機油和乾涸的血跡。那雙黑色的眼睛像受傷的孤狼一樣警惕，卻又隱藏著深深的疲憊。

這不是幻覺。

兩人的腦海中同時閃過這個念頭。

這太真實了。真實到能看清對方睫毛的顫動，真實到能聽見對方急促的呼吸聲。

凱爾下意識地握緊了拳頭，這是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反應——面對未知，先防禦。

艾莉西亞卻緩緩地鬆開了手，那是她身為研究者的渴望——面對未知，去探索。

鬼使神差地，兩人同時伸出了手。

隔著一千年的時光，隔著繁華與毀滅的深淵。

凱爾的手指全是繭和傷疤。

艾莉西亞的手指纖細白皙。

近了。更近了。

按照常理，他們的影像應該會像立體投影一樣穿過彼此。

但是——

當指尖觸碰的那一瞬間。

滋——轟！

沒有穿透。

而是一股實質的、溫暖的、甚至帶著微微電流的觸感。

「！」

「！」

凱爾的瞳孔劇烈收縮。在接觸到艾莉西亞的一瞬間，他體內那股微弱到只能用來開鎖的魔力迴路，像是被注入了核電站級別的能量，瞬間過載發燙。

他的天賦「微觀停滯」失控了。

不是停止。

龐大的魔力強行逆轉了規則。

「停滯」崩潰成了「逆流」。

凱爾手中的金色懷錶突然發出刺眼的光芒，指針開始以肉眼看不見的速度瘋狂倒轉。

整個房間——不，兩個房間裡的物體都開始漂浮起來。凱爾桌上的螺絲釘、艾莉西亞身邊的書籍，全部違背重力升上半空。

凱爾張了張嘴，聲音乾澀得像是從喉嚨裡擠出來的。

「……天使？」

艾莉西亞驚訝地看著指尖躍動的金色電弧，看著眼前這雙深邃如夜的眼睛。

「……惡魔？」

下一秒，白光吞沒了一切。

命運的齒輪，在這一刻，終於重新咬合。

(第一章 完)



Figure 1: The Spatial Overlap - Kael and Elise make first contact.

第二章：重疊的避難所 (Expanded)

1. 薛定谔的密室

白光並沒有帶來死亡，反而帶來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暈眩感，就像是被扔進滾筒洗衣機裡旋轉了三天三夜，連膽汁都要吐出來的那種噁心。

當凱爾重新找回平衡感時，他的手本能地抓向身邊可能有的一切支撐物。他預期摸到的是冰冷、粗糙的生鏽水管，但指尖傳來的觸感卻是柔軟、細膩，帶著溫度的……絲絨？

他猛地睜開眼。

眼前的景象讓他產生了嚴重的認知失調。他用力眨了眨眼，甚至懷疑自己的視網膜被剛才的閃光燒壞了。

他依然站在那個伴隨了他三年的地下避難所裡。那張堆滿了精密螺絲、拆解到一半的無人機馬達、還有幾罐過期潤滑油的工作檯，依然穩穩地立在牆角。空氣中那股混合著黴菌、機油和地下水腐爛氣息的味道也沒有消失。

但是——

在工作檯的左側，原本應該是堆放廢棄電池回收桶的位置，現在卻憑空「切入」了一張暗紅色的長沙發。那是一張極盡奢華的傢俱，椅背上雕刻著繁複的金葉花紋，椅腳呈現出優雅的獸爪狀。

最詭異的是，這張沙發並不是搬進來的，而是「長」進來的。

它的左側扶手生硬地嵌入了一根直徑十公分的生鏽排水管中。兩者在空間上完美重疊，卻沒有發生物理碰撞。沒有擠壓變形，沒有金屬斷裂的聲音，就像是兩張不同圖層的 Photoshop 圖片被錯誤地疊加在了一起。

凱爾試探性地伸出手，想要觸碰那張沙發。

滋——

指尖在距離沙發表面還有幾公分時，感受到了一股細微的靜電斥力，就像是把兩塊磁鐵的同極強行按在一起。

「這是……空間干涉？」

「這……這是哪裡？」

一個清脆、顫抖，像是玻璃珠落在瓷盤上的女聲再次響起。

凱爾的神經瞬間緊繃，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接管了身體。他猛地轉身，動作快得帶起了一陣風，手中的舊式火藥槍——一把經過他改裝、威力足以打穿輕型外骨骼的「路霸」——迅速舉起。

黑洞洞的槍口，死死鎖定了聲音的來源。

「不准動！」他厲聲喝道，聲音因為過度緊張和喉嚨的乾澀而顯得沙啞刺耳，「雙手抱頭！報上名來！妳是全息投影？還是哪家壟斷公司的間諜？」

在他槍口所指的方向，那個銀髮少女正跌坐在那張憑空出現的沙發上。

她看起來糟透了，但也美得驚人。

那一頭如流動水銀般的銀色長髮有些凌亂，幾縷髮絲黏在還有淚痕的臉頰上。她穿著一件凱爾只在博物館圖鑑裡見過的繁複蕾絲禮服，裙襬像花瓣一樣鋪散開來，雖然上面沾染了一些茶漬，但那種布料的光澤絕對不是這個時代合成纖維能比擬的。

少女顯然被這黑洞洞的槍口嚇壞了，紫羅蘭色的瞳孔劇烈收縮。但在恐懼之外，凱爾驚訝地發現，她眼中竟然還燃燒著一簇小小的怒火。

那是身為上位者被冒犯時的本能反應。

「你、你……無禮之徒！」

艾莉西亞顫抖著，卻努力挺直了脊背。她受過的教育不允許她在平民（或者是野蠻人？）面前展現出軟弱。她舉起右手，那裡握著一根細長的短杖——那是用千年白橡木製成，頂端鑲嵌著一顆純淨得令人窒息的「深海之眼」藍寶石。

「妳居然拿著這種原始的煉金武器指著一位淑女？」她的聲音雖然在抖，但語氣裡透著一股刻在骨子裡的傲氣，「根據《帝國貴族法》第7條，威脅貴族可是重罪！我命令你立刻解除武裝！這裡是奧拉西歐，是觀星者家族的神聖領地！你是怎麼闖過防禦結界的？」

凱爾愣了一下，隨即發出一聲嗤笑。那個笑容牽動了他臉上的傷疤，顯得有些猙獰。

「奧拉西歐？」他重複著這個名字，像是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，「別開玩笑了，大小姐。如果你說的是那座傳說中的『永恆天空城』，那它早在一千年前就因為魔導爐失控墜落了。現在這裡是被標記為紅色危險區的第13號遺蹟都市，地下B-4區。」

「墜落……？」艾莉西亞愣住了，這個詞彷彿是對她信仰的褻瀆。她憤怒地站起來，手中的魔杖頂端亮起了一點微弱的藍光。

「一派胡言！奧拉西歐是永恆的！它受到三女神的庇佑，怎麼可能墜落！它就——」

她猛地轉身，指向她身後的那扇窗戶。她想讓這個滿口謊言的野蠻人看看窗外那片壯麗的雲海，看看那永不落下的太陽。

然而，她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。

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樣。

在那扇本該映照著藍天白雲、飛空艇與浮空島嶼的落地窗外，此刻卻疊加了一層灰濛濛的濾鏡。

透過那層像是鱗玻璃一樣的半透明介面，她看到了地獄。

原本應該是雲海的地方，現在是一片連綿起伏的鋼鐵廢墟。大樓像墓碑一樣傾斜插在地上，燃燒的火光在濃煙中若隱若現。天空不是澄清的藍色，而是像淤青一樣的鉛灰色，還下著黑色的雨。

「這……這是什麼？」艾莉西亞的聲音顫抖得不成樣子。

與此同時，凱爾也看到了。

在他那面貼滿了發黃報紙、通緝令與結構圖的水泥牆壁上，疊加了一排高聳入雲的紅木書架。書架上擺滿了燙金封皮的古籍，每一本都散發著智慧與歲月的光暈。

空氣中飄散著一股他不熟悉的味道——那是陳年紙張、乾燥薰衣草與高級紅茶的香氣。這股優雅的味道與他房間裡那股機油味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種令人想吐的諷刺感。

一個荒謬、瘋狂，卻又唯一的解釋在兩人的腦海中同時炸開。

凱爾慢慢放下了槍。他的手有點抖，從懷裡掏出那枚剛撿到的、還帶著溫度的金色懷錶。

艾莉西亞像失去力氣一樣，指了指身後那座巨大的古鐘。

懷錶的指針，和古鐘的指針，此刻正如出一轍地指向同一個位置。

十二點整。

「現在是……帝國曆 773

年？」艾莉西亞轉過頭，眼神空洞地看著凱爾，像是在尋求一個否定的答案。

凱爾看著她，眼神像是在看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幽靈。

「現在是新曆 1024 年，」他冷冷地說，打破了她最後的幻想，「距離妳說的那个年份，已經過去了一千零五十一年了，『淑女』。」

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這個錯亂的空間。這不僅僅是空間的重疊，這是兩個時代的屍體與靈魂被強行縫合在了一起。

2. 過去的陰影：兄長的審視

「咚、咚、咚。」

一陣急促而沉重、帶著某種獨特韻律的敲門聲打破了沉默。這聲音聽起來很悶，因為它來自艾莉西亞身後的虛空——那是屬於「過去」的門，在凱爾眼裡只是一堵掛滿工具的牆。

艾莉西亞的臉色瞬間從蒼白變成了死灰。

「糟糕……這敲門聲……是哥哥！」她慌亂地看向四周，最後視線落在凱爾身上，「快躲起來！如果讓他看到這裡有個髒兮兮的男人……不僅僅是我，連你也會被當場處決的！」

「冷靜點，」凱爾雖然心裡也發毛，但還是保持著拾荒者的冷靜，「我看不到妳的門。理論上，他也看不到我。我們就像是兩個重疊的廣播頻率，聽得到，但不干擾。」

「你不懂！」艾莉西亞急得快哭出來了，「雷歐納德哥哥是家族百年一遇的天才，他的『魔眼』能看到魔力的流動！我們剛才的接觸引起了這麼大的震盪，他一定察覺到了！」

「艾莉西亞？開門。」

門外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。聲音不大，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，彷彿連空氣都隨著他的聲音凍結了幾分。

「我感覺到了強烈的魔力震盪。還是那種……不潔的波動。」

艾莉西亞咬了咬嘴唇，深吸一口氣，用力拍了拍臉頰讓自己看起來鎮定一些。她快速整理了一下裙襬，擋在凱爾面前（儘管凱爾在她眼裡是半透明的），然後對著虛空做出了一個「開門」的動作。

對於凱爾來說，這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默劇。

他看到艾莉西亞面前的空氣突然像水波一樣扭曲了一下。緊接著，一個男人走了進來。

那個男人是直接「穿過」了凱爾堆放雜物的鐵架子走進來的。

雷歐納德·范·薇爾。

他穿著一身筆挺的白色金邊制服，胸前掛著象徵榮譽的銀星勳章。他擁有一張如大理石雕像般完美的臉，金色的短髮梳得一絲不苟。但最讓人恐懼的是他的眼睛——那是一雙彷彿沒有溫度的冰藍色瞳孔，被他注視的瞬間，就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。

凱爾屏住呼吸，背部死死貼著牆壁。

雖然理智告訴他對方看不到自己，但生物本能卻在瘋狂尖叫：危險！極度危險！

這個男人身上散發出的壓迫感，比凱爾在廢墟見過最兇殘的變異獸王還要恐怖十倍。那是純粹的、壓倒性的力量。如果這傢伙真的能看到……哪怕只是一眼，凱爾毫不懷疑自己會在瞬間被某種未知的魔法蒸發。

雷歐納德走進房間，眉頭微微皺起。他的視線像掃描儀一樣掃過房間，好幾次直接穿過了凱爾的身體，停留在凱爾身後的那些來自未來的雜物上——雖然他看不見實體，但他似乎感覺到了

「異樣」。

「這裡的味道很奇怪，」雷歐納德停在房間中央，剛好站在凱爾那張工作檯的位置（在他的時空那是空地），鼻子微微抽動，「有一股……古老的、腐朽的氣息。還有這凌亂不堪的魔力殘渣。」

他伸出手，手指輕輕滑過空氣，指尖剛好從凱爾的鼻尖前一公分掠過。

凱爾心臟狂跳，全身肌肉繃緊，手裡的槍握出了汗。

「我……我在練習『高階召喚術』，」艾莉西亞突然開口，聲音帶著一絲顫抖的堅定。她必須轉移哥哥的注意力。

「召喚術？」雷歐納德停下動作，轉過身，目光如鷹般盯著妹妹。

「是、是的！」艾莉西亞指著古書堆，「我想召喚……更強大的使魔，來證明我不只是個只能看幻覺的廢物。但是失敗了……魔力反噬引起了波動。」

雷歐納德沉默了片刻，那雙冰藍色的眼睛審視著艾莉西亞，似乎在判斷她話裡的真偽。

「不管是真是假，父親對妳最近的行為很不滿。」雷歐納德終於開口，語氣中沒有一絲兄長的溫情，只有家族的冷酷，「『無能』並不可恥，家族養得起一個無能的米蟲。但可恥的是『妄想』。」

艾莉西亞低下了頭，雙手死死抓著裙角，指節發白。

「這週的茶會妳又讓家族蒙羞了，」雷歐納德冷冷地丟下一句話，轉身走向門口，那背影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，「收起這無聊的好奇心吧。父親已經決定了妳的婚約。既然當不了魔法師，至少要像個貴族玩偶一樣發揮聯姻的價值。」

雷歐納德的身影消失在門後。門「砰」的一聲關上了。

那股窒息般的壓力瞬間消失。

艾莉西亞無力地癱坐在地上，眼淚奪眶而出。她不是因為害怕，而是因為那種深深的無力感和羞辱。

凱爾看著這一幕，心情複雜。這就是黃金時代的貴族？看起來比在廢墟裡搶食的鬣狗也沒有高尚到哪去。

「喂，」凱爾開口，語氣比剛才溫和了一些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髒兮兮的手帕，想了想又塞了回去，「那個冰塊臉走了。」

3. 未來的暴力：拾荒者的貪婪

「轟——！！」

話音未落，凱爾身後的厚重鐵門突然向內凹陷，伴隨著一聲巨響，門鎖被定向炸藥轟飛。一股熱浪和濃煙瞬間灌滿了狹小的地下室。

這次輪到「未來」的危機了。

「哈！我就知道這小子藏了好東西！」

一群穿著拼湊裝甲、手持粗製濫造衝鋒槍的暴徒衝了進來。他們的裝備五花八門，有的戴著防毒面具，有的半邊臉已經金屬化。

是「鐵血幫」。這一帶最惡名昭彰的掠奪者，像蝗蟲一樣啃食廢墟的一切。

領頭的是一個身高超過兩米的光頭大漢，他的右臂完全被切除，改造成了一支巨大的工業用液壓鉗，上面還掛著乾涸的肉屑。

「剛才偵測到的高能反應是從這發出的！」光頭大漢貪婪地掃視著狹小的地下室，防毒面具下傳出沉悶的噴氣聲，「交出來！是不是挖到了古代能源核心？還是舊世界的軍火庫？」

凱爾嘆了一聲，在這個距離跟這種怪物肉搏是找死。他迅速翻身躲到工作檯後（在艾莉西亞眼裡，他是躲到了沙發背後）。

「這裡只有垃圾和老鼠，想要命的話就滾！」凱爾回吼，同時熟練地探出槍口扣動扳機。

「砰！」

火藥槍的子彈精準地擊中了光頭大漢的肩甲接縫處，擦出一串火花，讓對方的動作停滯了一瞬，但並沒有造成實質傷害。

「找死！」光頭大漢被激怒了，液壓鉗發出嗡嗡的運轉聲，「給我上！把這裡拆了！把這小子的骨頭一根根捏碎！」

「噠噠噠——」

子彈如雨點般傾瀉而來，打得混凝土牆壁碎屑橫飛，工作檯上的零件四處飛濺。

「呀啊啊！」艾莉西亞尖叫著抱住頭縮在沙發角落。

雖然那些子彈穿過她的身體就像穿過煙霧一樣，不會造成物理傷害，但那種視覺上的恐怖和震耳欲聾的槍聲是真實的。她從未見過如此野蠻、如此充滿純粹殺意的暴力。

「住手！你們這群野蠻人！」她大喊，但沒人聽得見她的聲音，那些暴徒甚至「穿過」了她的身體去射擊凱爾。

凱爾的情況糟透了。

他只有一把單發火藥槍，而對方有四個人，還有一把重型液壓鉗。他被壓制在角落，身上多了幾道擦傷，鮮血滲透了皮夾克。

「卡嗒。」

最絕望的聲音響起——沒子彈了。

光頭大漢獰笑著步步逼近，身後的幾個嘍囉正用突擊步槍封鎖凱爾的所有退路。

「結束了，地溝老鼠。」光頭大漢舉起了那隻巨大的液壓鉗，準備將凱爾連同掩體一起夾碎。

艾莉西亞看著那個滿身是血卻還在頑強反擊的少年。

如果他死了……這個連結就會斷掉嗎？我也會死嗎？

不，這不是重點。

重點是，他是唯一一個能看到她，唯一一個證明她不是瘋子的人。

「救救他……」

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衝動，那是一種不想再無能為力、不想再做個等待命運宣判的「玩偶」的憤怒。

她不顧一切地衝上前，跪在凱爾身邊（在她的視角裡）。

「你這個笨蛋！為什麼不用魔法？為什麼不反擊？」

她伸出雙手，按在凱爾的背上。

「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用……但給我活下去啊！」

轟！

艾莉西亞體內那股一直被視為累贅、無處宣洩，甚至被家族診斷為「失調」的龐大魔力，像是找到了宣洩口。它們不再是無序的波動，而是順著兩人接觸的介面，如同決堤的洪水般瘋狂地湧入凱爾的體內。

凱爾感覺背後一熱，彷彿有人往他的血管裡注入了滾燙的液態黃金。

劇痛。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能感。

他眼中的世界變了。不再是每秒 60 幀的畫面，而是變成了可以隨意拖動進度條的影片。

光頭大漢已經衝到了面前，液壓鉗距離他的頭頂只有半米。

「去死吧，拾荒者！」

凱爾避無可避。他瞪大眼睛，瞳孔中那圈灰色的光暈瞬間燃燒成了耀眼的金色。

他本能地抬起右手，對準了那隻迎面而來的機械臂。

不是停滯。三秒的停滯救不了命。

要更多。要更強。要……回去！

「局部回溯 (Rewind) ！」

並沒有任何衝擊波發生。

但是在光頭大漢驚恐的目光中，世界倒帶了。

他那隻揮舞到一半、勢不可擋的機械臂，突然詭異地「抽搐」了一下。原本已經伸出的液壓主軸，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手按了快退鍵，瞬間縮回了套筒裡。

但是，他的身體還在向前衝。

動量與時間的悖論在這一點爆發。

更可怕的是他手中的另一把改裝衝鋒槍。

原本已經擊發、槍管已經紅熱的槍械，內部的撞針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擊發前的位置，但子彈卻還在槍管裡。

「咔——轟！！」

光頭大漢手中的武器因為這種違反物理邏輯的內部衝突，直接發生了 catastrophic failure (災難性故障) 。

槍膛炸裂，碎片反向噴射，將他那張醜陋的臉炸得滿臉開花。液壓臂更是因為流體逆流而爆開，液壓油如血般噴灑。

「啊啊啊啊！」

慘叫聲震耳欲聾。其他的暴徒被這詭異的一幕嚇傻了。

趁著混亂，凱爾一把抓起工作檯上的工具包，另一隻手下意識地向後伸出——雖然他知道這不合邏輯，但他感覺自己必須「帶上」她。

「走！」

艾莉西亞愣了一下，看著那隻伸向自己的雙手。這次，她沒有猶豫，把手搭在凱爾的手心。

凱爾一腳踹開通往地下水道的緊急逃生口，兩人的身影一同跌入了黑暗、潮濕卻暫時安全的下水道中。

4. 命運的墓碑

不知跑了多久，直到身後的槍聲和叫罵聲徹底消失，只剩下滴答、滴答的水聲。

兩人癱坐在充滿黴味和汙水的黑暗角落裡，大口喘著氣。

那個重疊的空間現象開始變得不穩定了。艾莉西亞的身影像是接觸不良的燈泡一樣閃爍著，有時候透明得幾乎看不見。

「妳……還在嗎？」凱爾靠著牆，感覺頭像要裂開一樣痛。那是過度使用能力的代價，就像是大腦被強行塞進了一塊燒紅的煤炭。

「還在……」艾莉西亞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，剛才那次「傳輸」幾乎抽乾了她的體力，「剛才那是……魔法嗎？你們這個時代的人，打架都這麼粗魯嗎？」

「那是生存。」凱爾沒好氣地回答，他擦了擦臉上的血，從懷裡掏出一本被油汙浸透的書。

那是他在某次探索圖書館遺蹟時撿到的《帝國編年史（殘卷）》。他一直留著它，只是為了在無聊時看看那個傳說中的黃金時代有多麼美好。

但現在，這本書有了新的意義。

他藉著頭盔上微弱的應急燈光，快速翻動著酥脆的書頁。

既然知道了她的名字，既然知道了年代……

找到了。

在第 773 年的那一頁。

凱爾的手指僵住了。

* * 「帝國曆 773 年，霜月 14

日。觀星者家族發生特大火災。起火點位於北塔樓。家族成員無一傷亡，唯獨年僅 16 歲的幺女，艾莉西亞·范·薇爾，因逃生不及葬身火海，屍骨無存……」*

「喂，野蠻人，你在看什麼？」艾莉西亞湊了過來，雖然她看不懂那些現代文字。

凱爾抬起頭，看著眼前這個雖然狼狽、裙子髒了、頭髮亂了，卻依然散發著生命光輝的少女。

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感壓在他的胸口。

「艾莉西亞，」他的聲音異常沉重，「妳剛才說今天是霜月 11 日，對吧？」

「是啊，怎麼了？」艾莉西亞整理著裙襬，不明所以地看著他。

凱爾猶豫了片刻，最終還是將書頁轉向她，手指重重地點在那段文字上。

「雖然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小時，而且妳還挺煩人的，像個被寵壞的小鬼……」

凱爾深吸一口氣，看著她的眼睛，說出了那句將兩人命運徹底綁死的話：

「但是，根據歷史記載……妳還有三天就要死了。」

(第二章 完)



Figure 2: Combat Rewind - A desperate alliance against the Iron Blood Gang.